



通

典

1-1104

第十通第一種

通典

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十通第一種
通典

杜佑撰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
通典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撰者 杜佑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御製重刻通典序

稽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以及累朝名物制度因革損益之詳紛綸浩博散見典籍未有統貫唐宰相杜佑於爲淮南節度書記時始出已意搜討類次勒成一書名曰通典爲類八爲書二百卷自唐肅代開上溯唐虞雖亦稍據劉秩政典及開元新禮諸書要其綱羅百代兼總而條貫之斯已勤矣厥後鄭樵廣之作通志馬端臨續之作通考三書並行於世朕以其歷年久遠頗有殘缺特命重爲校正刊刻以廣其傳通典實先告竣朕惟三書各有意義鄭樵主於考訂故劾及細微馬端臨意在精詳故開出論斷此書則佑自言徵於人事將施有政故簡而有要核而不文觀其分門起例由食貨以訖邊防先養而後教先禮而後刑設官以治民安內以馭外本末次第具有條理亦恢恢乎經國之良模矣書曰學於古訓乃有獲爲國家者立綱陳紀斟酌古今將期與治同道而不泥其迹則是書實考鏡所必資豈以供博覽而已哉爰揭之以告讀是書者

乾隆丁卯冬十二月

通典原序

唐 左 補 闕 李 翰 撰

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哉其志在於習之不知精知之不明入而不得其門行而不由其道何以徵之夫五經羣史之書大不過本天地設君臣明十倫五教之義陳政刑賞罰之柄述禮樂制度之統究治亂興亡之由立邦之道盡於此矣非此典者謂之無益世教則聖人不書學者不覽懼冗煩而無所從也先師宣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七十子之徒宣明大義三代之道百世可師而諸子云云猥復制作由其門則其教已備反其道則其人可誅而學者以多聞爲廣見以異端爲博聞是非紛然渾洞茫昧而無條貫或舉其中而不知其本原其始而不要其終高談有餘待問則泥雖驅馳百家日誦萬字學彌廣而志彌惑聞愈多而識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難成殆非君子進德修業之意也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羣迷歟以爲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古今之宜窮終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於文學可爲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故採五經羣史上自黃帝至於有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羣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脈散綴於體凡有八門號曰通典非聖人之書乖聖人微旨不取焉惡煩雜也事非經國禮法程制亦所不錄棄無益也若使學者得而觀之不出戶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罕更事知時變爲功易而速爲學精而要其道直而不徑其文甚詳而不煩推而通放而

準語備而理盡例明而事中舉而措之如指諸掌不假從師聚學而區以別矣非聰明獨見之士孰能修之淮南元戎之佐曰尙書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雅有遠度志於邦典篤學好古生而知之以大厯之始實纂斯典累年而成杜公亦自爲序引各冠篇首或前史有闕申高見發明以示勸戒用存景行近代學士多有撰集其最著者御覽藝文玉燭之類網羅古今博則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記問之學至於刊列百度緝熙王猷至精至粹其道不雜比於通典非其倫也於戲今之人賤近而貴遠昧微而睹著得之者甚鮮知之者甚稀可爲長太息也翰嘗有斯志約乎舊史圖之不早竟爲善述者所先故頗詳旨趣而爲之序庶將來君子知吾道之不誣也左補闕李翰序

奉

旨開列校刻通典諸臣職名

監理

和碩和親王臣弘晝

武英殿總裁

吏部左右侍郎臣德齡

兵部左侍郎臣王會汾

國子監祭酒臣陸宗楷

提調

署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林蒲封

原任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今加七品銜臣陳浩

校對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齊召南

左春坊左諭德臣羅源漢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修臣陳大喻

翰林院編修臣陸樹本

翰林院編修臣葉酉

翰林院編修臣程景伊

翰林院編修臣儲麟趾

翰林院編修臣邱柱

翰林院編修臣程恂

翰林院編修臣阮學浩

翰林院編修臣萬松齡

翰林院編修臣史貽謨

校錄

舉人臣劉湘

貢生臣潘輝

貢生臣謝霖

貢生臣劉岱

貢生臣杜桂

貢生臣申居郎

貢生臣楊志梁

貢生臣李泓

貢生臣盧殿人

武英殿監造

內務府南苑郎中兼佐領加七級紀錄二十一次臣雅爾岱

內務府錢糧衙門郎中兼佐領加六級紀錄十六次臣永保

內務府錢糧衙門員外郎兼佐領加一級紀錄四次臣永忠

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臣永泰

內務府廣儲司庫加一級紀錄五次臣三格

監造加一級臣李保

監造加三級臣姚文彬

庫掌臣虎什泰

庫掌臣高永仁

通典總目

食貨 凡一十二卷

卷一至卷十二止

選舉 凡六卷

卷十三至卷十八止

職官 凡二十二卷

卷十九至卷四十止

禮 凡一百卷 歷代沿革六十五卷開元禮三十五卷

卷四十一至卷一百四十止

樂 凡七卷

卷一百四十一至卷一百四十七止

兵 凡十五卷

卷一百四十八至卷一百六十二止

刑 凡八卷

卷一百六十三至卷一百七十止

州郡 凡十四卷

卷一百七十一至卷一百八十四止

邊防 凡一十六卷

卷一百八十五至卷二百止

其各卷細目詳載本門卷首

通典卷一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佑少嘗讀書而性且蒙固不達術數之藝不好章句之學所纂通典實采羣言徵諸人事將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日財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臻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過戎狄焉是以食貨爲之首十二選舉次之六職官又次之二十禮又次之百樂又次之七刑又次之六刑用甲兵十五州郡又次之十四邊防末之十六或覽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本初纂錄止於須議論者亦便及以後之事

食貨

第一田制上

水利田 屯田

第二田制下 水利田 屯田

第三鄉黨

第四賦稅上

第五賦稅中

第六賦稅下

第七歷代盛衰戶口

第八錢幣上

第九錢幣下

第十漕運

第十一幣貨

通典 卷一 食貨一

第十二輕重

食貨一

田制上唐 周 秦 漢 後漢 晉 宋 後

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穀則國用備辨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謂之治政夫地載而不棄也一著而不遷也國固而不動則莫不生殖聖人因之設井邑列比閭使察黎民之數賦役之制昭然可見也自秦孝公用商鞅計乃縻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兼井踰僭與矣降秦以後阡陌既弊又謂隱覈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眾功藉眾功則政由羣吏政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眾多之胥欲紀人事之眾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算亦不可得而詳矣不變斯道而求理者未之有也夫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若使豪人占田過制富等公侯是專封也買賣由己是專地也欲無流竄不亦難乎陶唐以前法制簡略不可得而詳也及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其分別疆理所冀州厥土惟白壤無塊厥田惟中五田兖州厥土黑墳色黑而厥田惟中下六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三墳起厥田惟中下六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三徐州厥土赤墳墳田惟上中第二揚州厥土惟塗泥地泉厥田惟下下九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泥濕八荊河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高者壤下者厥田惟中上第四梁州厥土青黎色青黑厥田惟下上七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第一九州之地定舉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虞夏殷三代凡千餘載其開定舉書冊不存無以詳焉○周文王在岐今扶風郡用平土之法

以爲治人之道地著爲本安土 故建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匹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之主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鄭元曰均平地也周猶偏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地所養者寡也二家男女五人以上則授之地所養者寡也三家男女三人以上則授之地所養者寡也四家男女二人以上則授之地所養者寡也五家男女一人以上則授之地所養者寡也六家男女一人以上則授之地所養者寡也七家男女一人以上則授之地所養者寡也八家男女一人以上則授之地所養者寡也九家男女一人以上則授之地所養者寡也十家男女一人以上則授之地所養者寡也

給役也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其力勞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以以廩里任國勢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衛虞使職之

中之以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賈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也里居也園樹果蔬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園爲之園宅田者致土之家所受之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爲仕仕亦受田所謂主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賈田者賈賜之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也賞田者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也公之自地以外皆然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疆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職貢取正於是耳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謂三歲即田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必兼反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十畝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洧澗之地澗澤生各以肥磽多少爲差瘠薄之田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二以上上所強也勉強勸之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三晉韓趙魏三卿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孝公十二年數年之閒國富兵強天下無敵漢孝文時民近戰國皆多背本趨

末賈誼說上曰古之治天下至熾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遊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本農桑商也言人已棄農而務工商矣其食米粟者又甚眾也殘謂傷害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幾公私之積猶可哀痛言年載已多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萬之眾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今歐人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使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言皆趨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帝威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詔曰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謂量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也爲酒醪以靡穀者多讀曰靡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反竹仲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也晁錯復說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讀曰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捐謂人饑相棄捐也瘠瘦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金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苟禦風霜饑之於食不待甘旨也美饑寒至身不顧廉恥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農桑薄稅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也服事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閒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者僅得五亡者取倍稱之息也取一償二爲倍稱舉於是實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帝從之其後務敦農本倉廩充實孝景元年制曰開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年朕甚痛之郡國或地磽陬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草莽草謂曰蘆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後元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開歲或不登意爲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孝武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母後時宿麥謂苗經冬仲舒又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元狩三年遣謁者勸種宿麥舉吏人能假貸貧人者以名聞及未

年帝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下詔曰
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
一畝三畦畦也音工大歲代處故曰代田代易古法
也后稷始創田以二耜為耦耦而耕廣尺深尺曰畝長
終畝一畝三畦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謂布也種
苗生葉以上稍耨耨草也因隕其土以附苗根謂下之
故其詩曰或芸或耔耨耨也稷稷音擬小雅甫田之詩
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必麻盛
暑隴盡而根深能風旱日耐故擬而盛也其耕耘
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
頃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畝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
為畝漢時二百四十步為畝古千二百畝則得今五
頃也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緩田畝一斛以上
者音莫幹反善者倍之善為則者又過使教田太常
三輔太常主諸陵有農田二斛以上過使教田太常
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
耕種養苗狀意狀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趨讀曰趣及
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輓音挽引也過奏光以
為丞教民相與庸輓庸功也言挽功其率多人者田
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
田其宮墻而緣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墻
也諸緣河墻地廟垣墻地其義皆同守課得穀皆多其
旁田畝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令使也命者教
其家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居延張掖縣也是後邊城
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
孝昭時流民稍還田野墾闢頗有畜積孝宣地節三年
詔曰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
穀種種五孝元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

者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
賦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勦力自盡之時也
故是月勞農勸桑無使後時今不長之吏覆按小罪微
召證按典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
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救之孝成帝之時張禹占鄭白之
渠四百餘頃他人兼井者類此而人爾因陽朔四年正
月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
先帝勸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聞者民
彌情怠鄉本者少趨末者眾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
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
田力穡乃亦有秋其曷之哉孝哀即位師丹輔政建言
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
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師以節儉民
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
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逾困蓋君子為政
貴因循而重改作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
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
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
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
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
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傳用事董賢隆貴皆
不便也詔書且須後也須待遂寢不行孝平元始元年置
大司農部丞十三人部一州勸農桑二年定墾田八
百二十七萬五千三百三十頃蓋紀漢盛時之數元始二
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步有奇王莽篡位下令曰古者
田六七十畝百四十步有奇王莽篡位下令曰古者
設井田則國給人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
行也秦為無道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

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錫之居於是更名天下田
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
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
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於
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百姓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
奴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人抵罪者不可勝數經二
年餘中郎區博諫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已久周道既
衰而人不從秦順人心改之可以獲大利故滅廬井而
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弊今欲違人心追
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生而無百年之漸不能行也莽
知人愁乃許買賣其後百姓日以凋弊○後漢之初百
姓虛耗率土遺黎十纔一二光武建武十五年詔下州
郡檢覆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
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順帝建康元年定墾田六
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九十四步
據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
九百九十餘戶合得田七十畝有奇荀悅論曰昔文帝
十三年六月詔除人田租且古者十一而稅以為天下
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強人
占田逾多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強太半
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
不下通而威福分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
適足以資富強也孝武皇帝時董仲舒嘗言宜限人占
田至哀帝時乃限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
難施行然三十頃又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
眾之時田廣人寡苟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眾
土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
難行由是觀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眾

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井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其致一也崔寔政論曰昔聖人分口耕耦地各相副適使人饑飽不變勞逸齊均富者不足僭差貧者無所企慕始暴秦隳壞法度制人之財既無紀綱而乃尊獎并兼之人烏氏以牧豎致財寵比諸侯寡婦清以攻丹殖業禮以國寶於是巧猾之萌遂肆其意上家累鉅億之貲斥地侔封君之士行苞苴以亂執政養劍客以威黔首專殺不辜號無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擬人主故下戶踣蹶無所時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帥妻孥爲之服役故富者席餘而日熾貧者蹶短而歲蹶歷代爲虜猶不賸於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嫁妻賣子其所以傷心腐藏失生人之樂者蓋不可勝陳故古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今青徐兗冀後漢青州今北海濟南淄川東萊牟高密密郡地兗州今陳留靈昌濮陽東平濟陽濰縣魯等郡地冀州今魏郡鄆郡鉅鹿清河常山趙郡博陵信都郡城等郡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幽州今安定彭原之北天水隴西並其地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肯墾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飢餒無適樂土之慮故人之爲言瞑也謂瞑瞑無所知猶羣羊聚畜須主者牧養處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丁耗減是以景帝六年詔郡國令人得去磽狹就寬肥至武帝遂徙關東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隴西今隴西天水金城會寧安鄉等郡地北西河今銀川新泰西河昌化等郡地東晉陵郡今延安咸寧洛交中部等郡地會稽今浙江東晉陵郡今延安咸寧安永嘉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後加徙得吏於關內今宜

復遯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闢土振人之術也仲長統昌言曰遠州縣界至數千而諸夏有十畝其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往緣邊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以守禦○晉武帝泰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殷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巡幸帝從之苞既明勸課百姓安之平吳之後有司奏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蕘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以爲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代宗室國寶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量給官品以爲差降晉自西有蔭客之制至東晉其○宋孝武帝大明初羊希爲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爇反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理之深弊請損益舊條更申恆制有司檢壬辰詔書擅占山澤強盜律論賊一貫以下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恆焮爐力居種竹木薪果爲林仍及陂湖江海魚梁鱸蟹七由反移反恆加工修作者聽不追舊官品第一第二品聽

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與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賞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論除晉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時山陰縣人多田少孔靈符表請徒無貲之家於餘姚鄞反莫侯鄞三縣墾開湖田鄞則今餘姚郡地帝令公卿博議咸曰夫訓農修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畝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處又緣湖居人魚鴨爲業小人習始既難勸之未易遠廢之疇方翦荆棘率課窮乏之事彌難資徒粗立徐行無晚帝違眾議徙人並成良業○後魏明帝永興中頻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敕有司勸課田農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柳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紼敎行三農生殖九穀自是人皆力勤歲數豐穰畜牧滋息太武帝初爲太子監國曾令有司課畿內之人使無牛家以人牛力相質墾殖鋤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畝償以耘鋤功七畝如是爲差至與老小無牛家種田七畝老小者償以鋤功二畝皆以五口下貧家爲率各列家別口數所種頃畝明立簿目所種者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播殖之功孝文太和元年三月詔曰去年牛疫死太半今東作既興人須肄業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傭於餘年一夫制理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時李安世上疏曰臣聞量人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理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

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人罔遊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竊見州郡之人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代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疆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晉魏之家近因親舊之驗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准力業相稱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早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詐之人絕於覬覦守分之士免於侵奪帝深納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九名下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時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時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爲代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

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以上及廢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受婦田諸還受人田恆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時後有來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授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爲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恆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爲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閒亦借其所親諸宰人之官各隨匠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職分田起於此

通典卷一

